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杜烈凝

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July 13, 2021

为什么需要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

杜烈凝

复旦教师姜文华手刃党委书记事件，卡车司机金德强服毒自尽事件，突出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左翼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不应把他们归入小资产阶级，而应将之看作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分歧，对于当前的迫切任务，即通过阅读《列宁全集》从泛左翼中把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创建起来，为出版全国秘密政治报纸做准备，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由于造成这一分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定会对政治报计划之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应对之表示比较完整的看法。我们先说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再讲界限划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最后讨论分歧背后的思想方法原因。

将姜文华看作无产阶级成员的主要依据，是他没有生产资料，受雇于复旦大学并领取工资，而且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和富士康工厂的工人似乎没有明显的形式区别，但实质的差别仍然存在：高校的学者是服务与收入相交换的非生产劳动者，工厂工人是劳动力与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前者（学者）以后者（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更谈不上理解如何理葬资本主义。可是不理解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不能理解生产资本的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以简单再生产为前提来分析，即假设资本家把自己获得的剩余价值消费掉。这名资本家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v)，生产结束后收回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外，还获得剩余价值(c+v+m)。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不仅再生产出自己的工资，而且还以工作日中的无酬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m)。这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秘密，而提供剩余价值的的工人因此是生产劳动者。按照我们的前提，全部剩余价值都构成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而不进入积累。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个资本家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雇了一个保姆，从而让自己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是资本家的角色，而且在生产过程之外也过上资本家的生活。这个保姆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形式上看起来是一样的：都没有生产资料，都从雇主那里领取工资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都可以随时被解雇。可是二者在剩余价值的创造方面，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资本家把工资付给保姆，当保姆的服务结束时，资本家不能收回自己付出的等价物了；这是最简单的商品交换，和资本家为自己买一辆豪车从而以另外一种方式消费剩余价值没有区别；工厂工人既生产出自己的工资，又生产出提供给资本家（在较大程度上）和保姆（在较小程度上）消费掉的剩余价值。劳动与收入相交换的保姆是非生产劳动者，不创造财富反而消耗财富，因此亚当·斯密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样

的劳动者越少越好。劳动力与可变资本相交换的工厂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仅养活了他们自己，不仅养活了全社会，而且提供了资本得以积累，生产得以发展的价值源泉。

产业资本家不能独享剩余价值，必须按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与商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分割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家的雇员们，例如蚂蚁金服里的职员，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因为整个金融业都不创造价值，更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参与掠夺的不只有资本家，还有地主和官僚。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要求获得地租，这是剩余价值的又一表现形式。官僚们提供秩序（实际上是强加），要求收税作为财政收入，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财政拨款是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资金来源，因而也是这个手刃党委书记的教师姜文华的收入来源。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与收入相交换的非生产劳动者，不是劳动力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的生产劳动者。就其消费而非生产剩余价值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和资本家的保姆没有区别。

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商品与可变资本相交换，使货币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资本的同时，也使劳动者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非生产劳动者即使在形式上也是货币与商品交换，但由于这里的商品不是劳动力，而是服务，因此不能产生剩余价值，于是既不能让货币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让劳动者成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无产者。无产只是成为无产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占有生产资料之外，还要进行雇佣劳动并且创造剩余价值才能称为工人阶级。要不然依靠国家救济的流浪汉就比工业无产阶级更像工人阶级了。实际上依靠国家救济的流浪汉，和达官显贵们一样，都寄生在工人阶级创造的那个价值余额上。工人阶级的范围需要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缩小到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则需要相应地扩大，即从占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集团，扩大到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集团。占有自己劳动的生产资料只是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必须把非生产劳动者包括进来。工人阶级生产剩余价值，资产者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劳动但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对家仆的阶级属性有明确的看法，指出其为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最为卑贱的分子（《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分册第198页）。马克思还指出学者、学士、教士等在经济学上与仆从地位一样（同上第314页）。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是其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结论。如果推翻这些论断，那么就必须设法模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就必须在承认学者劳动的生产性之后，也承认贵族和妓女是生产者，并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庸俗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辩护企图，马克思给予了公正的揭露，指出为非生产劳动者中寄生部分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企图，本身就宣告了这些学者是依附于资本家的。我们还可以看看马克思有哪些进一步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在现实中如何表现。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将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绝对增加并相对减少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掌握较大的剩余价值之后，生产过剩一方面减少了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营造出奢侈的消费风气，这都导致了非生产劳动类型的雇佣化小资产阶级的增加。用较少的生产者养活较多的非生产者，这是生产发展的另一种表述。马克思引用材料说明，1860年代英国工厂工人数量就大幅少于女仆的数量（同上第197页）。这类雇佣化小资产阶级的工资，也由类似决定劳动力商品价格的规律来调节，即由其再生产所需的商品价值总和来决定，并受竞争的影响。其人数的增加，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激化其竞争，使其报酬下降。今日中国的现实，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些结论的科学性。

卡车司机属于经典意义上占有自己劳动资料的小私有者，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鉴于读者一般较为了

解，就简略一些，只是指出几个要点。首先，其发展的趋向是分化为拥有多辆卡车，雇佣别人开的少数资产阶级，以及失去自己卡车，专为别人开车的多数雇佣劳动者。在有大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情况下，这种分化会更快，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比重会更高。其次，小资产者受到大资本的压榨，卡车司机往往资金不足，需向货币所有者借贷，因此受到借贷资本的盘剥。卡车司机日益依赖于掌握销售运输服务渠道的互联网资本，需要支付服务费，因此又被互联网公司剥下一层皮。来自大资本的压榨，会加速其分化。再次，小资产者会极力抗拒自己跌落到无产阶级的命运，拼命多干活少休息，其生活水准甚至低于工厂工人。这一点和列宁描绘的俄国小农并无区别，都不会因为其贫困而应划入工人阶级的范围。最后，拥有卡车的司机的阶级属性不同于拥有电动车的快递员。快递行业和运输行业一样，不提供独立于生产过程的物质产品，但其产生的位置移动是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属于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快递员的劳动力与这一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相交换，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至于是计件工资，电动车是自己的，并不影响这一实质。快递员不会因为拥有几辆电动车而成为资产者剥削其他快递员，而卡车司机就可以因为拥有几辆卡车而上升为资产阶级。

严格的阶级划分不仅具有经济科学上的理论意义，它还是推翻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唯一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各个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我们观察各个政治派别（目前是舆论派别，即政治派别的萌芽形式）的出发点。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根据马克思主义，即唯一的社会科学，确信只有领导推翻专制政府的民主统一战线，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代表一小撮权贵和大资本的专制政府则拒绝在没有群众运动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任何重大的改良。资产阶级自由派希望与专制政府分享政权，又担心革命方式走向冲击私有制的结果，要求自由主义式的改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其要求也是如此：往往有比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但又达不到社会主义，即要求对小资产阶级比较友好的资本主义；争取民主主义要求的方式也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目前专制政府的政治面貌最为清晰，对自身的利益最了解，也组织得最好。其余三个主要社会集团的政治面貌还很模糊，尚无重大的危机去让他们充分表现自己。但只要阶级斗争明朗化，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就会发现各社会集团的政治力量与其经济基础的一致性。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开展三个方面的斗争，才能赢得社会主义：清理队伍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自由派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向专制政府发动进攻。清理队伍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争取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一致，将是这条道路的起点。

是不是自始至终都坚持阶级界限的严格性，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重要原则。放松这种严格性，在想像中扩大了阶级基础和阶级队伍，但却不再能保持思想理论上的彻底科学性，不再能用原则坚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真正的工人阶级有力地走向政治斗争。唯一实际的路线就是原则坚定的路线。将小资产阶级拉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路线，既放弃了原则，也不实际，因为小资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由其经济社会地位决定，并非宣布一下就能消除。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领导小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才是既有原则，又符合实际的科学道路。

列宁和毛泽东，都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坚持界限严格性的模范。列宁在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尚是一种左冀中的非主流思潮时（和今天中国非常相似）即坚持这种理论的严格性。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这个政党（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引者注）‘统一’，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但是工人对民主主义者反对反动机构的一切斗争，都会极力给以支持。（《列

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一卷第257页）。在列宁写下这句话的1895年，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党，都还处在思潮传播的萌芽状态。这种界限是否需要坚持，是1903年俄国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深层原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火星报》为主要阵地战胜了经济派修正主义者，在对工人进行全面政治教育而非领导单纯经济斗争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但全面政治教育需要组织上集中的党。孟什维克为了让自由散漫成性、不能接受严格纪律性的知识分子入党，提出了党员不必加入支部即可自称党员的党章第1条。列宁与之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没有这一斗争，就没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难以想象。

毛泽东在坚持阶级界限严格性这一点上同样坚定不移。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41页）。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0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小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正如他们在革命中时常由于两面本性倒向资产阶级一边一样。因此毛泽东有时也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周恩来、聂荣臻、陶铸等人则希望把知识分子划入无产阶级的范围。据薄一波回忆，在周恩来当面要求毛泽东就知识分子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另一个场合谈及此问题时，毛泽东公开表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些阳魂也没有过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3年版第1006页）可见是否坚持阶级界限构成了建国后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1978年3月，邓小平声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67页）这也成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明确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界限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道路，反对庸俗经济学家、孟什维克和走资派因袭往复的企图。我们注意到了像周恩来这样彻底的革命者却不能彻底科学思考的历史，也注意到了今天很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却用非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现象，认为有必要分析造成这一困难的思想方法原因。列宁曾在1913年致信高尔基，批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进派”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比他们所想象的更严整、更深刻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四十六卷第230页）。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各个命题和结论之间，早已经过了系统的逻辑加工和多次历史检验，对之的发展和运用需要考虑与这个严整体系中各个环节的关系，因此以掌握这门科学为前提。如果不了解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联系，不了解学者劳动的非生产性，不了解这一区分对纯洁无产阶级队伍和有意识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意义，不了解历史上就此问题展开的长期斗争，就贸然宣布学者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将不会促进工人基于科学世界观才能成功的事业，而是成为这个事业不自觉的障碍。有一些同志有较好的自然科学修养，能理解自然科学的严整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比较随意，我们也想举一个自然科学的例子。伯努利方程是流体力学的基础方程之一，一方面它是能量守恒定律在流体力学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它是一系列工业设计，比如飞机设计的著础。承认能量守恒定律，就必须承认伯努利方程，而否定伯努利方程，就必须反过来推翻能量守恒定律。没有人会这样去做。同样地，承认剩余价值理论，也必须承认非生产劳动者的小资产阶级性及其动摇性。因为不了解这种严整性而去否定这一界限的严格性，表现了一种缺乏修养的自发状态。

这种自发状态需要自觉去克服。精读《列宁全集》，则是用一两年时间去自觉克服这种缺陷的最佳办法。

最近一位青年同志开始阅读《列宁全集》，我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原则性变强了。”这正是修养提高的明显表现。我们不仅应当在阶级界限问题上具备原则性，也应当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具有原则性。目前因为缺乏修养而不理解这种原则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情形下的自然现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种障碍，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六卷第31页）